



全家兵

春风文艺出版社

全 家 兵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1965年·沈阳

全 家 兵

省军区今年七月在沈阳举行了一次优秀民兵射击表演，被称为“全家兵”的长海县某岛郭兴堂一家七人的表演，是最引人注目的。“全家兵”一出場，人群中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走在队前面的是郭兴堂的父亲郭振有、母亲王荣花，紧跟在后面的是兴堂的爱人王金红和三个弟弟兴智、兴春、兴宝。兴智是现役军人、驻岛部队的五好战士。兴春今年十六岁，刚够当民兵的资格。兴宝今年才十三岁，脖子上系着红领巾，红黑的笑脸很逗人喜爱。兴堂是“全家兵”的班长，走在队列的一旁。

他们分别携带着步枪、冲锋枪、轻机枪，来到射击地线，按照指挥员的口令，朝着一百米处的七个胸靶进行射击。只听一阵枪声，七个目标顿时落地，接着又出现了七个人头靶，也个个命中，弹无虚发。人们对这样准确的射击技术，还没来得及叫好，三个气球已经飘在当空，七名射手一齐举枪射击，枪声刚落，三个气球就被消灭两个。这时人们正为另一个气球担心，却被兴堂的母亲举枪击中了。观众席上立时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叫好声。

老少三輩愛武裝

郭興堂的一家，都從心眼里熱愛武裝，熱愛勞動。祖父祖母雖然年邁，不能披甲上陣，但卻主動包下推磨、看孩子、做靶板等活，使全家人能無憂無慮的安心練武。興堂的父亲和母亲是当年的老自卫队员，是島上有名的生产能手。父亲郭振有五十三岁，年年捕魚都超額完成生产任务，先后受过七次奖励。母亲王荣花，今年五十一岁，共产党员，担任过“三八”妇女排的排长，曾受到省、市、县十八次奖励。在部队立过两次三等功的興堂，复員回来就担任了公社养殖場的党支部书记和民兵連的指導員，是“全家兵”的核心人物。

興堂复員以后，他心里想：“海島是祖國的前哨，是敌人进攻大陆的跳板。住在海島上的人都應該拿起枪来。”于是他第一个报了名，并動員全家参加了民兵組織。興堂的爱人金紅，共青团員、公社妇联副主任，是当然的基干民兵。興堂的母亲和二弟也报了名，唯有興堂的父亲沒有表示态度。興堂母亲对他說：“我們虽然年紀大了，可是我們住在祖國的大門口，就有把守大門的責任，可不能叫敌人爬上来。”父亲一想這話也对，就答应了。興堂高兴地买了一張大紅紙，拿起毛笔就写了一張全家五人当民兵的申請书，上面有这样四句話：

勞武結合好主張，一家老少要扛槍；

為了保衛咱祖國，赤胆忠心把兵當。

領導答應了他們全家的要求，批准他們全家成立一个民

兵班，随后又发给了枪，并任命郭兴堂为班长，兴堂的母亲为副班长。“全家兵”就这样诞生了。

时刻不忘阶级苦

一家人热心参加民兵这件事，使老爷爷很高兴，开始只有兴堂的父亲有些别楞，不大愿意参加练武活动。有一次“全家兵”站成一排，兴堂喊了个“立正”口令，父亲没按口令动作，旁边看热闹的一群小孩都嘻嘻的笑了，父亲嘴一撇说：“这些动作我作不了。”说着就走出队列，坐在一块石头上抽起烟来。

练武回来，金红问兴堂：“你说咱爹今天为什么不练了？”兴堂说：“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还没从心眼里想当民兵，二是和妈妈还有你一起摸爬滚打不好意思。今后咱们得多向爹宣传全民皆兵的意义，他懂得了就会积极参加练武。”晚上，兴堂和母亲、爱人都说父亲不练操不对。父亲有点吃不住劲，气哼哼地说：“列队操练有什么用，你们愿意练你们练吧。”兴堂解释说：“队列训练是锻炼一个民兵的组织性、纪律性，当兵就得会队列动作，学会保卫海岛的本领。”父亲更不愿听了，便说：“保卫海岛是部队的事，我有出操练枪的工夫，还不如多打几条鱼。”老爷爷听了兴堂父亲的话，他禁不住用烟锅指着兴堂的父亲说：“保卫祖国人人有份，你怎么吃饱饭忘了饿肚子的滋味啦？”老爷爷把子子孙孙都叫在一起，回忆了在过去社会给渔霸打鱼的苦难生活。他对兴堂的父亲说：“在过去社会我被渔霸逼债连续四个春节不敢回家，你还记得吗？有一年，因为我给人家看

的羊啃了漁霸的几棵小松树，漁霸勾通日本鬼子把我拉去，打了一頓，我暈过去了，是你把我背回家，养了半个多月还不能起床。”讲到这里，老爷爷激动地说：“亡国奴的生活我是尝够了。”老爷爷的话引起兴堂父亲痛苦的回忆：有一年冬天，他在大連附近的海面上打魚，被日本鬼子的巡邏队无缘无故地抓到警备队，說他不是好人，又打又罵，还没收了船上的魚和东西。这时，兴堂插嘴說：“当前阶级敌人还賊心不死，美帝国主义和蔣介石匪帮正在磨刀，还想回来压迫人民，咱們怎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呢？”兴堂父亲一听蔣介石还想回来，气愤地说：“敌人来我就和他拚了。”兴堂忙說：“党給了我們枪还不会使用，靠什么和敌人拚？”兴堂又把解放不久在島上发生的一次自卫队夺下伪保安队的枪，因为不会使用，又被敌人夺回去，打死打伤了很多人的事說了一遍。兴堂的话和过去血的教訓在父亲脑子里撬开了一条縫。他想，解放軍战士都是从山南海北远离家乡来保卫海島，保卫祖国的，我們住在海島上的人还能沒有責任嗎？从此，全家人的思想一致了。兴堂的父亲也积极地和儿子、儿媳一起练起武来。

大破难关练硬功

兴堂他們五个民兵白天都要参加生产，业余时间还得搞家务劳动，什么时间练武呢？全家商量决定：早起晚睡搞家务，挤出时间来练武，飯前飯后练几枪，炕上当做练兵場。好天上工参加生产，坏天在家搞訓練。讲课、預习、列队訓練，全家集中在一起进行；瞄准、练臂力，由个人找时间进

行。老爷爷为了方便全家练武，在家門口修了个靶場，还做了三四个大小不同的靶子，趴在窗戶台上就能练瞄准。金紅有三个孩子，家务事比别人多一些，她就常常在晚上孩子睡了以后，端起枪来对准天上的星星、月亮瞄几枪。父亲出海打魚，他就利用在海上下綫拔网的空隙時間练枪法，回家来，他放下漁具先抓枪。

“全家兵”还經常开展练武竞赛活动。当东南沿海地区第一次歼灭九股美蒋匪特的消息傳來后，兴堂的母亲对儿媳金紅說：“敌人沒有睡觉，咱們也不能睡觉，得把刀磨得更快才行。你別看我年老眼力不好，我要和你挑战，比比誰的练武勁头高，生产成績好。”金紅高兴地說：“好！我应战，咱娘儿俩比个高低。”金紅对爱人兴堂說：“我这个女民兵也要和你这个当过兵的挑挑战。”兴堂父亲出海回来，听说全家开展了练武竞赛，也立即表示决不落后。从此，一場婆媳、夫妻、父子的练武竞赛开展起来了。当时正是雨季，天热地湿，訓練一开始，兴堂的母亲就与部队派来的教員訂立了包教保学合同，每天背着枪和青年一样，到半山腰或操場上练习瞄准。金紅看見婆婆这样勤学苦练，就請老奶奶帮着看孩子，她去练武。全家經過勤学苦练，在进行第一次实彈射击时，兴堂夫妻双获优等，父亲、母亲都打了个及格。按說，兴堂的父亲和母亲的成績也算可以了，但老两口却很滿意自己的成績，第二天，他們就訂了向儿子、媳妇学习的計劃。母亲眼力不好，她就苦练眼力，經常在晚上瞄瞄灯火。开始，她瞄两三分钟就流泪，后来瞄五分、八分、十分钟也不流泪了。父亲击发时机掌握不好，他就练习击发

动作。老两口经过一番苦练，成绩有了显著提高。第二次实弹射击时都打了良好。第三次实弹射击时，母亲打了个优等。从此，他们全家每次射击都获得总评优等。今年“全家兵”参加了辽宁省民兵射击表演，郭兴堂获得了特等射手，兴堂的母亲和爱人获得了优等射手的称号。

革命枪杆代代传

“全家兵”的新生力量不断成长。老三郭兴春刚到民兵年龄，就被批准加入民兵组织。可是兴宝入队却引起了全家争论，主要是说他沒有到年龄。可兴宝呢，他很不服气地说：“我虽然沒到年龄，可早成了咱班的通信员，一天到晚数我最忙。要是不让我入队，以后，再找我送信我不干了。”全家讨论来讨论去，也感到小兴宝说的有些道理。最后，想出了一个折衷办法，就算一个“候补民兵”吧。兴宝一听“民兵”两字，就高兴了，管他“候补”不“候补”的。

全家人又都明白，要想把“全家兵”这个组织巩固下去，就得一代一代的往下传，就是要教育全家的每个成员，使他们懂得本身的责任。别人都不成问题，只有兴宝要操点心。这孩子胆子大，有要强心，可就是有个缺点，事情做好了就骄傲，做不好还不愿承认错误。有一天，“全家兵”打靶按着次序进行了射击，就是沒让兴宝打，引起了兴宝的不满：“我也是个民兵，为什么不让我打？”兴堂说：“因为你沒有练好，不能随便浪费国家的子弹。想打靶，就得先练好。”哥哥的话，在兴宝的思想里起了作用。兴宝学着全家人的样子，开始练枪，贪黑起早从不间断。练了一个时期，

感到差不多了，就問哥哥：“我什么时候打靶？”哥哥当时很忙，順便說了一句：“练枪不是为了打靶。”这句话却引起兴宝的不满：“只許你們练枪打靶，到我这就变了。”兴宝想，等到打靶那一天，少給一发子彈也不行。

到了打靶的日子，兴宝早早跑到靶場。兴堂看出了兴宝的急切心理，便想借此机会試驗一下弟弟对练武的認識。他自己先打完第一发，到靶子一看，正好十环。于是，他把枪递给兴宝說：“你就拿我这棵枪打，先試驗一下，如果行，再正式打。”兴宝很高兴地“啪、啪”就打了两枪。兴堂告訴他去看靶，兴宝来到靶子跟前一看，两枪都打在九环里，从心眼里高兴，于是就有些驕傲表現，兴堂发现以后就向兴宝說：“你还不明白为什么当民兵，为誰练武，不能有一点成績就驕傲起来。”兴宝經哥哥这一說，才明白哥哥經常說的“练武不是为打靶”的意义，就自动地作了檢討。打这以后，兴宝在“老兵”的帮助教育下，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办一切事情都很認真。有一次，派他去执勤，天下着大雨，身上被雨水淋透了，別人叫他回家去，他說什么也不干。他学着哥哥的話：“这不是下雨不下雨的問題，我不能离开崗位，我要对祖国負責。”一直坚持到最后。这件事，受到了公社党委的表揚。

全家兵濶步前进

人人都夸“全家兵”，人人都学“全家兵”。“全家兵”懂得这些荣誉是党給的，是毛主席給的，没什么值得驕傲的。因此，他們对自己的要求更严了，脚步迈得更大了。

今年以来，“全家兵”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他们还請駐軍四好連队的干部和五好战士介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經驗。全家制訂了学习毛主席著作計劃，在墙上写着“讀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作毛主席的好民兵”。老爷爷为使全家人学习好毛主席著作，做了一个小黑板，他們天天用这块小黑板写毛主席語录。最近，全家还結合当前国际形势，学习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們的方針》中的有关章节。兴宝有点驕傲情緒，兴堂就把毛主席“虛心使人进步，驕傲使人落后”这句话写在小黑板上，叫他学习。經過討論，全家人都認識到，取得了一点成績，这是党和各級首长的培养和广大群众帮助的结果，这應該归功于党，归功于毛主席，自己沒有一点值得驕傲的。現在，“全家兵”正在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沿着正确的方向闊步前进。

晓 程 传 海

一九六四年七月

神枪手刘春英

清脆的枪声，划破海岛上早晨的寂静。一次军民射击友谊赛开始了。观众纷纷地议论着：“今天谁能夺得冠军？”突然一个女民兵动作迅速、准确地卧倒在射击台上，只听啪！啪！啪！三枪，顿时一阵掌声，她领先一环战胜了五好战士、有名的射手杨合全，夺取了比赛冠军。

她就是长海县某岛民兵连副排长刘春英同志。

刘春英自从一九五八年当上民兵以来，先后参加过十四次步枪实弹射击考核和比赛，获得了十三次优秀。曾多次出席过县、市民兵代表会议；一九六三年以特邀代表的身分，出席了沈阳军区第二届共青团代表会议。

枪是咱穷人的命根子

刘春英同志，一九三九年八月出生在一个渔工家里。当她一岁的时候，家里由于欠渔霸的阎王债无钱偿还，父亲把仅有的三间草房卖了还债。弄得全家上无片瓦遮体，下无寸土立足，父母只得扶着年迈的爷爷，带着年幼的哥哥，一家七口人流落到了金县杏树屯，靠父亲给地主扛活维持全家老小的生活。在旧社会，天下乌鸦一般黑，有钱人都是一样心狠。穷人到哪里，都是同样的受苦，吃不饱，穿不暖。春英

的母亲更苦，既要侍奉爷爷，又要撫育子女，由于操劳过度，积劳成疾，在春英七岁那年就死去了。一家人的生活更难維持了。父亲无奈，只好又扶老携幼，回到家乡。春英的父亲仍給船主当漁工，拚命干了一年，仅弄到了一斗高粱米。全家老小无法糊口度日，生活没有办法，父亲只好狠着心把春英和年仅三岁的妹妹送人。春英被送人后，由于受不了打罵，跑回了家。当时全家正在死亡綫上掙扎，为了求一条生路，父亲又忍痛把春英送給人家作童养媳。解放以后，旁人翻了身，春英才逃出了火坑。

春英从小受尽了苦，对阶级敌人有着刻骨仇恨。她热爱党，听党的話。在抗美援朝的时候，她听说美国鬼子打到鴨綠江边，要侵略我国。那时，在春英幼小的心灵里又燃起了对旧社会的阶级仇恨。她想，决不让美国鬼子过鴨綠江！学校号召捐献时，她就到处拣廢銅烂铁卖了捐献，支援志愿軍在朝鮮打美国鬼子。有一次老师讲：一九四六年，島上群众起来暴动，但是因为沒有枪吃了亏，以后伪保安队翻把打死了很多群众。从此春英就开始懂得了掌握枪杆子的重要。

枪，是杀敌人的武器，是咱穷人的命根子。打江山要靠枪杆子，保江山也必须靠枪杆子。这对飽尝旧社会苦难生活的春英来说，枪，具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啊！一九五四年，春英参加了自卫队，就日夜想着：“我什么时候能扛上枪啊？”她一見到枪，总是恋恋不舍，想看个够。有一次配合民兵执勤回来，她們几个自卫队员，要求民兵教給她們放枪，有的民兵諷刺說：“你們还能学放枪，如果你們能放枪，还要我們干什么？”春英当时非常生气地說：“保卫祖国我們妇女

也有一份，我們为什么就不能背枪！”

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提出大办民兵师的偉大号召，春英高兴极了，积极参加了民兵，并激动地說：“党和毛主席把我从苦海里救了出来，我一定要握紧枪杆子，练好杀敌本领，保卫祖国、保卫海島、保卫我們的好日子。”

春英参加了民兵以后，就积极带动島上的姑娘們和男民兵一起参加了軍事訓練，整天在地上滚爬，练习放枪。姑娘学放枪，在島上是从古以来沒有过的事儿。旧社会，妇女是被人踐踏的奴隶。解放后，虽然翻了身，但是有的人封建思想还很濃厚，姑娘学放枪，在当时就成了一些人議論的主要話題。有的譏笑她們說：“沒有枪高，还学放枪。”有的議論：“咱島上还从来沒見過女的学放枪呢？真稀奇。”春英听到这些話后，她想到解放前受的种种苦楚，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更坚决地参加了訓練。对那些冷諷热嘲置之不理，并耐心地对他們說：“学会放枪是为了咱們大伙，要不会放枪，敌人来了怎么办？过去咱們穷人受地主老財的压迫，就是因为咱們手里沒有枪，現在党和毛主席給了咱們枪杆子，咱們就要学会怎么使用，用枪来保卫咱們的好日子。”在她的說服动員和影响下，参加訓練的姑娘逐漸多起来了，并且很多有孩子的妇女也积极参加了訓練。再也听不到有人議論了。

苦练杀敌硬功夫

民兵訓練时，教員讲枪的构造和分解結合，讲一句，春英就在小本子上記一句，走到哪里就帶到哪里。在家做飯

时，就把笔记本放在锅台上，一边做饭，一边默念枪的各部名称，想不起来，就翻开本子看看。一有机会，就把枪的各部机件卸下来、安上去进行练习。她很快地记熟了枪的各部名称，并能熟练地分解结合。

第一次打靶，很多民兵打了优秀，叔伯弟弟刘官演也打了个优秀，还得了奖状，春英只打了个良好，别人就说：

“姐姐还不如弟弟打的好，连个奖状也没得上。”春英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听了这话以后，更加难过，埋怨自己没有打好，气的连饭也没有吃，就去找教员，请教员告诉她怎样才能打好。教员耐心地指出了她射击的缺点后，鼓励她说：

“要想打好，必须下苦功夫练。”在教员经常启发诱导下，她又继续刻苦地练习。

当时民兵训练是人多枪少，几个人一支枪轮流练习瞄准，每当轮到别人换她时，她总是说：“等一会儿，我再练几枪。”非得硬催她，她才起来，起来后仍站在一边看。为了学习别人的瞄准动作和击发要领，就主动给别人检查，在这个跟前趴一会，在那个跟前看一看，一轮到她练，不等招呼，抓起枪就瞄。在训练时，因家路远，中午回家吃饭怕耽误时间，为了多练几枪，干脆就不回家吃饭。别人休息，她就趴在地上练，虽然汗水浸透了衣服，手疼腿酸，但一直到有人换她才起来休息。

训练结束了，可是她在心里还想着训练的事，一想到练瞄准，就手痒的难受。部队在训练时，有时她就站在一边看，想借过战士的枪瞄几下，有一次她跑到部队的预习场上，鼓了鼓勇气，大胆地向连长请求说：“我练一会儿好

嗎？”連長看她那股子勁兒，就給拿了一支槍讓她練。從此，一有時間，她就跑到部隊借槍練習瞄準，有時還領着幾個民兵一塊兒去練。為了練好本領，還經常主動地請部隊教員給檢查，從此她的射擊技術很快地得到了提高。

第二次打靶，打了個優秀，她高興的嘴都合不到一塊兒，心裡說：“我也能打個優秀。”領導上發現她這種情緒後，就勸戒她說：“一次打好還不算好，經常打好才算好，你看解放軍天天在練，年年在練，你雖然打了個優秀，離過硬還差的遠呢，要象解放軍那樣才行啊！”在領導不斷教育幫助下，春英的練武勁頭更大了。為了鍛煉臂力，還經常練習托石頭，干活時還有意識的專用左手提漁筐。

槍發到民兵手里後，春英樂極了，她下定決心要天天練，年年練，要向解放軍學習。她走到哪里就練到哪里，上山瞄樹梢，在海灘瞄石礁，夜間就瞄航行船上的燈光。為了在雨天能練習瞄準，就在窗外面的牆上畫了幾個小靶子，遇到下雨天，就趴在窗戶台上往外瞄，每天飯前飯後或有一點空余時間，端起槍來就瞄几下，用她的話說：“一天不瞄準兒，心裡沒有底兒；一天不練槍，心裡悶的慌。”有一次她做飯，習慣地拿起了槍練瞄準去了，正練得起勁兒，侄女在叫：“鍋里的飯著火了！”春英跑回家，揭開鍋蓋一看，黃登登的苞米楂子飯，燒得如同紅高粱米飯一般。

梅花傲霜雪，武藝見硬功。春英就是這樣，不管是烈日炎炎的酷暑，還是風雪交加的嚴冬，堅持了刻苦的練習。有一次大家正在海邊練習瞄準，突然下起了小雨，有的人回去了，可是，她還在苦練不休，教員叫她回去，她却反問說：

“你不是說天气越坏越能练好本領嗎？要是在这个时候敌人来了，咱能不打嗎？”夏天雨后，地上都是湿泥，她就跑到海边沙滩上练。沙滩被阳光一晒，又潮又热，趴在地面象趴在蒸籠上一样难受，汗水湿透了衣衫，太阳烤的眼睛直冒金星，她就閉一下眼，用手揉揉再练。有一次，练着练着，胳膊肘磨出了鮮血，想休息一下，剛坐起来，翻胳膊一看，流血的地方和在旧社会被打的伤疤正是在一个地方，幼年的遭遇又在她的眼前浮現了：八岁那年，父亲把她送人后，有一次，肚子痛的实在忍不住了，哼哼了几声，就被毒打了一頓，自己用胳膊遮挡，胳膊被打的鮮血直流……。想到这里，春英两眼含着复仇的热泪，把牙一咬，练！这和旧社会比起来，算得了什么！趴在地上仍然坚持了练习。冬天练瞄准就更苦，尖刀般的海风吹到臉上和手上，象針刺的一样痛，被旧社会折磨得瘦弱的身体，禁不住这冷风的吹打，不一会儿，手脚冻的冰冷，全身麻木，她就跑到屋里烤一烤、搓一搓，出来再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就是这样怀着階級仇恨和热爱党、热爱偉大的祖国的感情苦练杀敌本領的。

由于她的精心苦练，曾获得了一九六二年海島軍民射击友誼賽的冠軍。在沈阳軍区第二届共青团代表會議期間，与部队二十余名特等射手进行射击表演时，以六发子彈命中五十九环的成績轰动了全場，受到了首长和观众的一致贊揚。当时很多同志让她介紹經驗，她笑着說：“你們都是老师，徒弟有什么可說的，要說就是老师教的好。”今年參加辽宁省軍区民兵射击表演时，在百米的距离上，她又以七发子彈

命中三块磚头和三頂鋼盔；精度射击时，二十发子彈全部命中，最大散布面仅十三公分，获得了“特等射手”称号。首长和同志們夸奖說：“真有硬功夫，不愧是神枪手。”

高度警惕保海防

春英常想：“练枪法是为了消灭敌人，保卫祖国，保卫海島。平时要提高警惕，有备才能无患。”每当有战备任务或发现可疑情况时，春英总是一馬当先，帶領民兵去配合部队巡邏放哨。她主动請示女民兵排长石档枝說：“你的工作忙，身体又不好，在民兵勤务上有什么任务就交給我吧，保证完成。”从此，春英經常协助排长帶領民兵深夜执勤。为了能及时发现情况，春英除了积极和民兵一块儿执勤外，有时还整夜整夜的到处去檢查哨位。今年六月初，一次夜間执勤，春英一下崗就沿海滩进行檢查，跑在这个哨位蹲一会儿，跑到那个哨位看一看，連續两夜未合眼，有的民兵劝她回去休息，她說：“不要紧，我在这里感到放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叫我回去睡觉我也睡不着。”她不論风里雨里常年累月地警惕着敌人。一天夜里，她和周丽花去执行巡邏任务，不一会儿下起了大雨，天黑山陡路又滑，走不了几步就摔个跟头，全身弄得象个泥人似的。可是她們並沒有管这些，更加提高了警惕。剛爬过一道小山坡，就听到有脚步声，她俩趴在凹地上一看，只見两个黑影向她們走来。深更半夜的，天又下这么大的雨，是什么人呢？会不会是敌人？她和周丽花商量了一下，就分別从兩側迎上去，一查問，原来是部队两个巡邏战士。两个战士看她們被雨淋的象从水里捞上